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
JINGDIAN YUEDU

责任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

国家教育部、中央电视台

联合主办的《开学第一课》活动主题拓展阅读经典系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名家名篇经典阅读

MINGJIA MINGPIAN JINGDIAN YUEDU

责任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常州大学图书馆
藏书章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责任与梦想 / 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编. —2版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16.1

(开学第一课)

ISBN 978-7-5387-5062-1

I. ①责… II. ①开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86768号

出品人 陈琛

产品总监 郭力家

责任编辑 付娜

装帧设计 孙利

排版制作 尹爽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本书所有文字、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
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,

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、电子、影印、缩拍、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
进行复制和转载, 违者必究。

责任与梦想

《开学第一课》编写组 编

出版发行 / 时代文艺出版社

地址 /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/ 130011

总编办 / 0431-86012927 发行部 / 0431-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/ 010-63108163

网址 / www.shidaicn.com

印刷 /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/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字数 / 178千字 印张 / 12

版次 / 2016年1月第2版 印次 /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/ 27.8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

目 录

我们这里没有冬天·····	冰 心 / 001
霞光灿烂的早晨·····	陈忠实 / 003
施了魔法的舌头·····	[日] 安房直子 / 013
马卡尔·丘德拉的故事·····	[苏联] 高尔基 / 025
替古人担忧·····	张晓风 / 038
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·····	周国平 / 041
两片树叶的故事·····	[美] 艾·巴·辛格 / 047
翅与祷·····	[美] 克莱恩·沃森 / 050
在桥边·····	[德] 亨利希·波尔 / 052
一位默不作声的音乐家·····	[德] 施笃姆 / 054
追求一个境界·····	季羡林 / 079
世界上的无价之宝·····	[印度] 普列姆昌德 / 081
饥饿艺术家·····	[奥地利] 卡夫卡 / 088
弃 绝·····	[印度] 泰戈尔 / 096
做大哥的人·····	巴 金 / 102
看不见的珍藏·····	[奥地利] 茨威格 / 108
上帝的梦·····	钱钟书 / 121

爱的实现.....冰 心 / 132

诺·利斯特先生.....巴 金 / 135

为什么生活总是这么糟.....[韩] 郑载承 / 137

想象的原则.....叶延滨 / 139

仰视的理由.....[美] 沙奎尔·奥尼尔 / 141

双影人.....[德] 施笃姆 / 143

我们这里没有冬天

冰 心

那天同几位朋友在一起，大家都说北京的气候，似乎一年比一年暖了，而且冬天一年比一年短，几乎短到没有冬天。

我们记得小的时候，北京的冬天长得很，夜中蜷缩在被窝里，总听见呜呜地卷地的北风，窗纸像鬼叫一样，整夜地在呼啸。

早起夹着书包，冒着风低头向前走，土道当中被车轮碾过的雪，轧成一条一条小沟似的烂泥，不小心一脚踩下去，连小棉鞋都陷在泥里，拔不出来！胡同两旁的门洞里，永远有几个蜷伏着的人，要饭的，捡破烂的……冻得发紫的脸，颤抖的四肢，衣衫像枯叶一样，一片一片地挂在身上，嘴里发着断续的呻吟。看到这些痛苦的形象，我们脚下不自觉地走快了，就在我们“慌不择路”的时候，我们的小棉鞋就陷在泥里了！

就这样地寒冷、蜷缩、泥泞……过了悠长而灰黄的几个月，忽然间，我们身上觉得暴躁，把棉衣一脱，原来春天已经来到了！但是夹衣穿不到几天，又得换上单衣，原来夏天又在眼前了，所以我们总说是北京没有春天。

这几年的冬天，大不相同了。北京照旧刮风下雪，而下过的雪都整齐地堆在光滑的柏油路的两旁，太阳一晒，风一吹，就像没下过雪一般。最痛快的是：大门洞里再看不见那些痛苦的形象，听不到呻吟的声音。从那里出来的，是上学的、上工的、上班的男女老幼，衣履朴素而整洁，嘴边带着宁静的微笑，昂首挺胸地往前走。

尤其是去年——1957年，就仿佛没有冬天。虽然在气候上，也刮过风，下过雪，冻过河，但是在人们口中，就没有听说过“冬天”两个字，什么“消寒”“冬闲”“冬眠”，都成了过了时的词汇。就在我执笔之

顷，人们身上的棉衣还没有脱，北海的冰也没有化，草也没有青，柳也没有绿，而春意早已弥漫在北京的城郊了！

其实，又何止是北京城郊？在我们辽阔广大的国土上，六万万人民的心里，冬天就没有来过！

也不是冬天没有来过，在如火如荼的革命干劲里，“五年看三年，三年看头年，头年看前冬”，我们同心协力地在田野上，在河滩上，在工地上，在……把春天往前拉了三个月，人民心里光明温暖的春天，把严冬给吞没了。

这是几千年来的一大变化！从此冬天失去了它传统的意义，它变成了春天的前奏！

我们不必像英国的诗人雪莱那样，吟一句软软的慰藉和企望的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遥远吗？”我们干脆说一句大白话：“我们这里没有冬天！”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霞光灿烂的早晨

陈忠实

不管夜里睡得多么迟，饲养员恒老八准定在五点钟醒来。醒来了，就拌草添料，赶天明喂完一天里的第一槽草料，好让牲畜去上套。

他醒来了，屋子里很黑。往常，饲养室里的电灯是彻夜不熄的，半夜里停电了吗？屋里静极了，耳边没有了缰绳的铁链撞击水泥槽帮的声响，没有了骡马踢踏的骚动声音，也没有牛倒嚼时磨牙的声音。炕的那一头，喂牛的伙伴杨三打雷一样的鼾声也没有了，只有储藏麦草的木楼上，传来老鼠窸窣窸窣的响动。

嗯！恒老八坐起来的时候，猛乍想起，昨日后晌，队里已经把牲畜饲养到户了。那两槽骡、马、牛、驴，现在已经分散到社员家里去饲养了。噢噢噢！他昨晚睡在这里，是队长派他看守一时来不及挪走的农具、草料和杂物，怕被谁夜里偷了去。

八老汉拉亮电灯，站在槽前。曾经是牛拥马挤的牲畜圈里，空荡荡的。被牛、马的嘴头和舌头舔磨得溜光的水泥槽底，残留着牲畜啃剩的麦草和谷秆。圈里的粪便，冻得邦邦硬，水缸里结着一层麻麻花花的薄冰。

忙着爬起来干什么呢？窗外很黑，隐隐传来一声鸡啼，还可以再睡一大觉呢。屋里没有再生火，很冷。他又钻进被窝，拉灭电灯，和衣躺着，合上眼睛，却怎么也不能再次入睡……

编上了号码的纸块儿，盖着队长的私人印章，揉成一团，掺杂在许多空白纸块揉成的纸团当中，一同放到碗里，摇啊搅啊。队长端着碗，走到每一个农户的户主面前，由他们随意拣出一只来……抓到空白纸团的人，大声叹息，甚至咒骂自己运气不好，手太臭了！而抓到实心纸团的人，立

即挤开众人，奔到槽头去对着号码拉牲畜。一头牛，一头骡，又一匹马，从门里牵出来了，从秋天堆放青草的场地上走过去，沿着下坡的小路，走进村子里去了。

队里给牲畜核了价，价钱比牲畜交易市场的行情低得多了，而且是三年还清。这样的美事，谁不想抓到手一匹马，哪怕是一头牛哩！恒老八爱牛，要是能抓到一头母牛，明年生得一头牛犊，三年之后，白赚一头牛了！唉唉，可惜！可惜自己抓到手的，是一只既不见号码，也不见队长印章的空白纸团……

不知从哪个朝代传留下来抓阄的妙法，一直是杨庄老队长处理短缺物资的唯一法宝。过去，队里母猪生了崽，抓阄。上级偶尔分配来自行车、缝纫机或者木材，抓阄。分自留地、责任田，抓阄。十年不遇的一个招工名额，仍然抓阄。公道不公道，只有阄知道。许多争执不下的纷扰，都可以得到权威的解决。老好人当队长，为了避免挨骂和受气，抓阄帮了忙。虽然没能得到一头牲畜，恒老八不怨队长。队长本人也没抓上嘛！

“老八，你今晚……在饲养室再睡一夜。”分完牲畜，队长说。

“还睡这儿做啥？”恒老八瞅着牛去棚空的饲养棚。

“看守财产。”

“你另派人吧！”老八忽然想到，在没有牲畜的饲养室里，夜间睡下会是怎样的滋味儿哩！

“你的铺盖还在，省得旁人麻烦……”

吃罢晚饭，老八像往常一样，在蒙蒙的星光下，顺着那条小路走到远离村庄的饲养场。他坐在炕头，一锅连一锅抽旱烟，希望有人来这儿说说闲话，直到他脱衣落枕，也没有一个人来叩门。往昔里，饲养室是村里的闲话站。只有伙伴杨三的儿子匆匆进来，取走了他老子的被卷，一步不停地转身走了。杨三抓到手一头好牛，此刻肯定在屋里忙着收拾棚圈和草料，经管他的宝贝牲畜哩！

杨三抓到的那头牛，是本地母牛和纯种秦川公牛配育的，骨架大，粗腿短脖颈，独个拉一辑大犁……八老汉早在心里祈愿，要是能抓到这头母牛就好了，可惜……这牛到了杨三家里，准定上膘，明年准定生出一头小牛犊。

人家的小院里，该是怎样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派……他嫉妒起杨三来了。

满打满算，杨三不过只喂了两年牲畜，却抓了一头好牛。然恒老汉整整喂了十九年牲畜了。“瓜菜代”那年，队里牲畜死过大半，为了保住剩下的那七八头，队长私自分到社员家保养。养是养好了，上级来人却不准分，立时叫合槽。大伙一致推选他当饲养员。经过干部社员的商议，为了给塬坡上的田地施肥方便，咬着牙把饲养场从村里搬迁到坡上来了。

从新盖起的饲养场到小小的杨庄，有两华里坡路。青草萋萋的地塬上，他踩踏出一条窄窄的小路。阴雨把小路泡软了，一脚一摊稀泥。风儿又把小路吹干了，变硬了，脚窝又被踩平了。日日夜夜，牛马嚼草的声音，像音乐一样和谐悦耳。牛马的粪便和草料混合的气味，灌进鼻孔，渗透进衣裤的布眼儿……

这样的生活今天完结啰！从明天开始，他就要在自个的责任田里劳作了。晚上嘛，和贤明的老伴钻进一条被筒，脚打蹬睡觉呀！整整十九年来，他睡在塬坡上的这间饲养棚里，夏天就睡在门外的平场上，常常听见山坡沟壑里狼和狐狸的叫声。想起来，他自觉得尚无对不起众社员的地方。集合起来的那七八头牲畜，变成了现在的二十头，卖掉的骡驹和牛犊，已经记不清了。可惜！没有抓到一头……

挂在木格窗户上的稻草帘子的缝隙里，透出一缕缕微微的亮光。山野里传来一声声沉重的吭哧声，伴着车轮的吱吱响，响到屋后的小路上来了。谁这样早就起来干活呢？家伙！

一听见别人干活，恒老八躺不住了。他拉亮电灯，溜下炕来，一边结着腰里的布带，一边走到门口。他拉开门闩，一股初冬的寒风迎面扑来，打个寒战，走出门来。场地上摊开的草巴巴上结着一层霜。地塬上的榆树和椿树，落光了叶子的枝丫上，也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霜。灰白的雾气，弥漫在坡坡沟沟上空，望不见村庄里高过屋脊的树梢，从村庄通到塬坡上来的小路上，有人弓着腰，推着独轮小车，前头有婆娘或女儿肩头挂着绳拽着。那是杨云山嘛！狗东西，杨庄第一号懒民，混工分专家，刚一包产到户，天不明就推粪上坡了。勤人倒不显眼，懒民比一般庄稼人还积极了。好！

恒老八鄙夷地瞅着，直到懒民和他的婆娘拐进一台梯田里。他想笑

骂那小子几句，想想又没有开口。懒民在任何人当队长的时候，都能挣得全队的头份工分，而出力是最少的。懒民最红火的年月，是乡村里兴起凭唱歌跳舞定工分那阵儿……好！一包产到户，懒民再也找不到混工分的空隙了！看吧，那小子真干起来，浑身都是劲儿哩！既然懒民都赶紧给责任田施冬肥，恒老八这样的正经庄稼人还停得住吗？回，赶紧回去。“冬上金，腊上银，正月上粪是哄人。”要是再下一场雪来，上粪就不好进地了。

恒老八返身走向屋里，把被子卷起，挟在腋下，走过火炕和槽帮之间狭窄的过道，在尽了最后一夜看守饲养室的义务之后，就要做永久性的告别了。回头一望，地上洒满草屑，以及昨日后晌抓阄分牲畜时众人脚下带来的泥土，扔掉的纸块，叫人感觉太不舒服了。老汉转过身，把被子扔到炕上，捞起墙角的竹条长柄扫帚，把牲畜槽里剩下的草巴巴扫刷干净，然后从西头扫起，一直扫到门口。他放下扫帚，又捞起铁锨，想把这一堆脏土铲出去。刚弯下腰，肩膀猛地受到重重的撞击，铁锨掉在地上了——一匹红马，仰着头，奔进门来，闯到圈里去了。

恒老八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盯着红马闯进圈里，端直跑到往常拴它的三号槽位，把头伸进槽道里，左右摇摆，寻找草料，打着响鼻，又猛地仰起头来，看着老八，大约是抱怨他为啥不给它添草拌料？

老汉鼻腔里酸酸的，挪不开脚，呆呆地站着。红马失望地从圈里跑出来，蹄下拖着缰绳，站在老八跟前，用毛茸茸的头抵他的肩膀，用温热的嘴头拱老八的手，四蹄在地上撒娇似的踢踏。

八老汉瞧瞧红马宽阔的面颊，慢慢弯下腰，拾起拖在地上的缰绳，悄悄抹掉了已经涌出眼眶的泪水。这匹红马出生时，死了老马，是他用自家的山羊奶喂大的（队里决定每天给他五角钱羊奶的报酬）。这匹母马，已经给杨庄生产队生过三头骡驹了。

“哈呀，我料定它在这儿！”

八老汉一抬头，红马的主人杨大海正从门口走进来，笑着说：

“整整踢腾了一夜。嘿呀呀！闹得我一夜不敢合眼。好八叔哩，你想嘛，八百块，我能睡得着吗？”杨大海咧着大嘴，感慨地叙说，“天明

时，我给它喂过一瓢料，安定下来，我才躺下。娃娃上学一开街门，它一下挣断缰绳，端直往这儿跑！”

“嗯！”恒老八一听，心里又涌起一股酸酸的东西，支吾着。红马大约还不习惯在大海家窄小的住室里过日月吧，马是很重感情的哩！

杨大海表示亲近地抚摸一下红马披在脖颈上的鬃毛。红马警惕地一摆头，拒绝大海动手动脚。大海哈哈一笑，说，“它亲你哩！八叔。”

“给马喂好些，慢慢就习惯咧！”恒老八把缰绳交到大海手里说，“回吧！”

“唉！要是我能抓到一头牛就好咧！”大海接住缰绳惋惜地说，“‘八百块’拴到圈里，出门一步都担心。人说务马如绣花。把我的手脚捆住了，出不了门咧！女人家喂牛还凑合，高脚货难服侍……”

话是实话，八老汉信大海的话。大海是个木匠，常年在外面盖房做活，多不在家，屋里一个女人，要养一匹马，也是够呛的。万一照顾不周到，损失不是三块两块。

“要是你能抓到这红马，那就好哩。你一年四季不出门，又是牲畜通。一年务得一匹小驹儿，啥收入？”大海说，“却偏偏又抓到我手里。”

假话！八老汉在心里肯定。昨天大海一抓到红马，连停一步也不停，拉回屋去了。他即使真不想养，怕耽搁了他盖房挣钱的门路，也不会把马转让给别人的。敢说像红马这样的头等牲畜，一上市，准保卖过千二，净捞四百，大海是笨人吗？

“那……你转让老叔养吧！”老八故意想试探一下精明的大海，“咋样？”

“嘿嘿嘿嘿嘿！”大海笑起来，不说话了，半晌才支吾说，“暂时先凑合着。嘿嘿嘿嘿嘿……”

“快走吧，咱俩都忙。”

看着大海拉着红马，走出门，呵着趑趄蹶蹶的红马，下了坡，他反过身，咣一声锁上门，挟着被卷，走出饲养场的大院了。

天明了，初冬清晨常有的灰雾似乎更浓了。从村庄通塬坡梯田的上路上，男男女女，已经穿梭般往来着推车挑担的社员。土地下户，闲了干

部。不用打铃不用催，你看一个个男女腿脚上那一股疯劲儿！

恒老八下了坡，刚到村口，老伴迎面走来：“你不看看，人家都给麦地上粪哩，你倒好，睡到这时光！”

“咱也上嘛！”老八说，“回去就干。”

老伴是贤明的，也不再多舌，转身就走。

“八叔——”玉琴跑着喊着，挡在当面，“我那头黄牛，不吃草咧，你去给看看——”

恒老八瞧着玉琴散乱的头发，惊慌的神色，心软了。男人在县供销社工作，她和婆婆拖着俩娃娃，还好强地要养牛。三十出头的中年媳妇，大约从来也没喂过牲口哩！现在却养牛。

不等老八开口，八婶转过身来：“各家种各家的地，过各家的日月了。他给你家去看牛病，谁给他记工分？”

“你这人——”老八瞪起眼，盯着老伴，这样薄情寡义的话，居然能说出口来，还说她贤明哩！

“好八婶哩！八叔给牛看病，耽搁下工夫，我——”玉琴难为地说，

“我哪怕给你老纳鞋底儿——顶工哩！”

“净胡说！”老人摇头摆手，“话说到哪里去了。”

“嗨呀！我说笑话嘛！”八婶勉强笑笑，算是圆了场，转身走了。

在一明两暗的三间大房中间的明间里，过去是招待来客的地方，现在挂着大黄牛，草料临时搅拌在淘洗粮食的木盆里，地上堆着黄牛的屎尿。

玉琴的婆婆站在院里，慌慌乱乱地向老八抱怨儿媳媳妇：“我说咱家里没男劳力，养不成牛。铡草起圈，黑天半夜拌草，你一个屋里家，咋样顾揽得起！玉琴偏不听，非要抓阉不可。你看看，现时弄得牛……”

“你先甬嘟囔我，让八叔给牛看看。”

玉琴顶撞婆婆：“你儿子要是一月能挣回七十、八十，我才不爱受这麻烦哩！”

老婆婆噤着嘴，站在一边不吭声了。

玉琴的男人在县供销社工作，挣得四五十块钱。屋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年年透支一百多，这个好强的媳妇，在家养猪养鸡，上工挣分，比个

男人还吃得苦。看看别人都抢着抓阄，她知道牛、马价钱比市场上便宜，也抓，一抓就抓了一头黄牛。八叔很赞成这个泼辣勤苦的年轻媳妇。他不参与婆媳俩的争执，径自走到黄牛跟前去了。

老八一把抓住牛鼻栓，一手拉出牛舌头来，看看颜色，放开了，又捏一捏牛肚子，摸摸耳朵，转过身来，那婆媳二人愣愣地站在那里，大气不出。他从腰里摸出一只布夹，抽下一支三棱针，抓住牛耳朵，放了血，命令道：“取两只烂鞋底，点一堆火。”

老八接过玉琴递来的鞋底儿，在老婆婆点燃的麦秸火上烤着，直到烤得鞋底热烫，再按到黄牛肚皮上，来回搓揉。

“你照我的办法，就这样熨搓。”老八叮嘱玉琴说，“到吃早饭时，我再过来看看，好了就好了。不行的话，再拉到兽医站去。”

“你甬走，八叔——”玉琴担心地说，“我怕——”

“甬怕。没事。”老八笑笑，宽解地说，“牛夜里受了点儿凉气，没大病。往后把屋子收拾严点儿。”

“没事就好。老八，甬走！”老婆婆已经端着一只碗从灶房走来了，“你吃点儿。”

“啥话嘛！”老八一瞅递到胸前来的碗里，沉着三个荷包蛋，大声谢绝。他在饲养室里多少次治好牛、马的小伤小病，也就是那么回事了。给社员的牲畜小施手术，就受到这样的款待，真是叫八老汉感慨叹之。他大声说：“给娃娃吃！我一个老汉，吃鸡蛋做啥？”

婆媳二人，挽留不住，左右两边跟着，说着感恩戴德的话，送到门口。八老汉受到这样诚心实意的送行，反倒觉得别别扭扭，刚一出街门，头也不回，只摆摆手，大步走了。

恒老八倒背双手，在杨庄街道里走着。走到杨社娃庄院门口，他看见社娃年近七十的老子杨大老汉，正挑着一副担笼从门里出来。没良心的杨社娃把孤独一人的老子扔在老屋里，领着婆娘和儿子住到新盖的三间新房里来，两年多了，不给老汉一分零用钱，气得老汉到公社去告状。杨大老汉怎么在儿子的新房里出出进进呢？他不是在杨庄街道里大声嘲骂过儿子是“杂种货”吗？

杨大扔下担笼，向老八招手。

“你看他鬼不鬼！”杨大说，“昨日后晌抓到一头牛，不等天黑就跑过去，把我拉过来，要我跟他一起过活！”

“嗯呀！”老八真是意料不到。

“想叫咱给他当马夫！”老大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你当那小子良心发现咧？鬼！”

“那你为啥要过来呢？”老八笑问。

“唉！总是咱的种嘛！”老大粗鲁地说，“看着他不会侍服牲畜，咱心里也过不去。再说，娃低头认错了，那婆娘也……唉！和儿女置得啥气嘛！”

“对对对！”老八附和说，“总是亲生骨肉哩！”

“他图得有人管牲畜，我图得能吃一口热饭。”老大说，“混到死算咧！”

老大的口气是舒悦的，老八听得出，看得到，这可真是杨庄的一桩新闻哩！人都争着干哩，老八感到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在杨庄村巷里浮动。

“刚才，公社郑书记在门口碰见我，问你哩！”老大说，“说不定现时正在你屋等你。”

“郑书记？找我做啥？”老八说，“现在还有啥公事哩？”

老八磕了烟灰，朝村子西头走，老远就看见郑书记站在自家门口的粪堆前，帮老伴敲碎冻结的粪疙瘩，还笑着说着什么。作为模范饲养员，郑书记给他戴过花，发过奖状，现在还贴在屋里正面墙上。现在，土地分户种了，牲畜分户养了，郑书记到村里来，还有啥事可干呢？

“老杨，听大海说，你见了红马，还落了泪？”郑书记哈哈笑着，“是吗？”

老八咧着嘴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“我信哩！你为那些四条腿熬费过心血，有感情哩！”郑书记蹲下来，掏出烟袋，“我倒是想，你们杨庄不分牲畜行不行？已经分槽的那些队，有利也有弊。好处是人人都经管得用心了，牲畜肯定能养好。不利的是，家家都添了许多麻烦，特别是没男劳力的家庭，不养牲畜，地不好

种，养吧，很费事劳神哩！我倒是想在杨庄试一试，牲畜集体养，是否更好些？这儿，有你这个老模范，其他队比不得。”

“已经分了。”老八说，“分了好。”

“我来迟了一步。”郑书记说，“算了。”

“土地下了户，牲畜不分不行咧！”老八说，“用起来不好分配。”

他给郑书记举出一桩事例来——

去年，队里抽出两顷牲畜给社员种自留地。轮到杨串串的时候，那家伙天不明拉走牲畜，直到半晌午还不见送回来，急得八老汉赶到地里，天爷呀，老黄牛累得躺在犁沟里爬不起来，杨串串手里抡着鞭子，牛身上暴起一道道鞭子抽击后的肉梁，嘴里吊着一尺长的涎沫，浑身湿透。

“你想想，现在土地下了户，家家户户地更多了。不分行不行？”老八叙说了这件使他伤心的事，慨然告诉郑书记，“前日，队长征求我的意见，问牲畜分不分？我说分，坚决分。分了自家都知道爱惜牲畜。要不，扯皮闹仗的事才多哩！”

郑书记点点头，表示同意老八的意见：“这是各队分牲畜的主要原因。”

“问题是，现在好多三十来岁的年轻社员不会喂牲畜，特别是高脚货（骡马）。”郑书记又说，“问题很普遍。我今日来，想请你到咱公社广播站，讲讲牛马经。”

“我说不了话……”老八着实慌了。

“好多人要求请你讲哩！”郑书记说，“我还想办业余农校哩！土地包产到户，社员要求科学种田心切！往常，挣不操心的工分，糊里糊涂种庄稼，土地一分到户，好多年轻人连苗子的稀稠都搞不准，甭说高产了。”

“倒是实话！”老八说。

“我还得找队长，要帮社员安排好牲畜棚圈，不能一分就不管了。”郑书记说，“一言为定，明天晚上到公社来，我在广播站等你。讲一小时两块，按教授级付款！”

太阳已经升到碧蓝的天际，雾气已经散尽，冬日的阳光，温暖灿烂，街道里的柴火堆，一家一户的土打围墙，红的或蓝的房瓦，光秃秃的树枝，都沐浴在一片灿烂的晨光里。

“跟你商量一件事。”走进房，恒老八蹲在灶锅跟前，对着扑出灶膛的火焰点着旱烟，给老伴说，“咱得买牛。”

“钱呢？”老伴停住了拉风箱的手。

“不是有嘛！”

“那是给娃结婚用的。”

“缓半年。”老八说，“先买牛。庄稼人不养牛，抓摸啥呢？”

“那得一疙瘩钱哩！”

“暂时紧一紧。一年务育一头牛犊，两年就翻身了。现时处处包产到户，牛价月月涨。”老八说，“放心，我没旁的本事，喂牛嘛，嗨嗨……”

老伴从灶下站起，揭开锅盖，端出一碗荷包蛋，放到老八面前，五十多岁的老妇人，居然嗔声媚气地说：

“吃吧！吃得精神大了，再满村跑着去给人家看牛看马……”

老八却像小孩一样笑眯了眼睛。

1982.5.15. 改定于延安